

文
字
學
發
凡

太平軍書凡

文
庫
齋
發
尾

宗
霍
署



(40371·2)

凡發學字文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定價
伍角

撰者 馬宗霍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11.30~~
18.00

文字學發凡卷首

緒論

衡陽馬宗霍撰

一論文字學一稱小學

顏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漢書杜然考其實，保氏所掌者，六藝在所并習，司徒教萬民亦然。六藝者：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則文字持六藝中之一藝，小學科目中之一科耳。以一科而命之曰小學，蓋亦有故。據禮記內則稱：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此即示以六藝肄習之次第。大約射御弛張，禮樂繁縟，尚非兒穉所勝，惟書數不出刀筆口耳之間，長幼宜之，故十年以內，僅習書數二者，而理財正辭，則二者之中，尤莫重於文字。故周官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名亦字也。達諭云者，即使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蓋文字不惟以教國子，抑且頒之天下矣。許氏說文序曰：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此先字，甚得禮記之意。而明為教之節，故李燾謂學無小學，而古稱字書之學為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羅願亦言古者學童

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自末以窮本由藝以達道濫觴乎小學之原而涵泳乎大學之海也可知文字雖不足以概小學而小學實以文字為始因為小學之所習即以小學稱之舉小學則文字在其中舉文字即知其為小學自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列小學為專門於是其名遂定其緒亦日宏矣

一論文字學即形聲義之學

文字之學不外三端其一體制謂點畫有衡從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見玉篇而言之即字形字音字義而已王安石有言衡表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到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此自然之形聲義合而著於竹帛謂之書故六書之目象形屬諸形者也指事會意屬諸義者也形聲屬諸音者也轉注假借則又兼形音義而為用者也戴震曰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閒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其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于義以引伸依于聲

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許宗彥曰。六書之來古矣。指事象形。形聲出於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聲意為體。假借轉注為用者。非也。假借者。假此字為彼字。假其體也。轉注者。由一字為數字。由數字為數十百字。從偏旁轉相注。亦言體也。案此似與戴立異。其實不殊。段玉裁曰。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於此矣。字各有音。而聲音盡於此矣。有轉注假借。而字義盡於此矣。案此一則分析言之。一則隱括言之。理亦同致。又易稱觀乎天文。觀乎人文。天文者。昭垂以示。有形可象。人文者。措施而成。有事可指。故言文則可統形與事。文為獨體。字為合體。取譬相成之謂聲。比類合誼之謂意。故言字則可統聲與意。言文字則形音義皆統之矣。故鄭樵亦曰。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周伯琦曰。說文解字五百四十。象形指事者。文也。會意諧聲者。字也。轉注假借者。文字之變也。趙為謙曰。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純指。惟是形有繁殺。而點事文之加也。會意諧聲字也。諧聲字之純。會意字之閒也。假借轉注。則文字之俱也。惟是形有繁殺。而點畫之迹易消。音有時地。而奔侈之勢易變。義有本借。而引申之意易振。自非得其分理。通其條貫。則厥誼不昭。若夫拘滯一端。主音而以為形。可忽者。忽則言語道室。而越鄉如異國矣。主形而以為音。可遺者。遺則形為糟粕。而書契與口語益離矣。知形與音而不能推尋。故言得其經脈者。猶非達夫神指者也。王筠有云。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神影形也。不能離形而為影。與神更不能以他人之影與神附此人。之形也。斯言得之。

一論文字學為根本之學

昔者倉頡造書。期於百工。又萬品察。孔子正名。期於禮樂興刑罰中。文字程效。大莫與京。昧者不察。見漢書藝文志。次小學於六經之末。遂以小學為經學之附庸。實則精研小學。非僅通經而已。周秦諸子。遷回諸史。漢魏諸家詞賦。皆多古音古字。後漢書曹大家班昭傳。稱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隋書經籍志。稱隋時有釋道騫。善讀楚詞。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詞者。皆祖騫公之音。宋孫覿自謂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閒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終一賦。此可證欲讀古書。不通文字學。則不能洞識了解。終軍之對魼鼠。盧若虛之辨魼鼠。南唐進士之問天鷄。劉原父之識六駭。人皆謂之博。蔡謨誤彭蜺以為蟹。田敏改日及為白及。人皆笑其陋。此可證欲資多識。不通文字學。則不能物來能名。曾子詔人出。辭氣貴遠鄙倍。陸機文賦。則曰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劉勰文心雕龍。則謂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韓愈亦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此可證欲作詩文。不通文字學。則不能文從字順。上世從質。無取詞華。史官記言。在能曉諭。書之盤誥。即通俗之告語。記之考工。即工程之規制。傳之公穀。先儒以為即師弟子問答之詞。後世尚文。漸事藻飾。喜用代詞。好為儷體。因事者稱緣物。

生義言與文離。日以益遠。然而音之轉變。皆有樞紐。語之歧異。非無根株。苟能擇其本始。各得準繩。自爾
闡闡。無慮格塞。班固有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可證欲合語文。不通文字學。則不能
期於畫一。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
與其辭。言傳之。禮記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者。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觀北方曰譯。大戴記亦曰。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譯寄觀者。即古通事之官也。蓋剛柔燥濕。風土殊
習。俗所圉。聲氣隨異。而欲宣我文教。知彼情實。不有傳人。其何能濟。此在今日。舟車所至。萬國為通。各有
所長。可資補短。欲得交輸之益。更賴諸譯之功。然通行文字。所用詞語。數不逾萬。其字則僅三四千而已。
外來新理。詎足兼賅。若非深明故訓。則或妄相影附。得其髣髴。或臆造新文。飾所不知。義既久確。意自晦
矣。昔晉唐之世。譯佛典者。大抵精於文字。觀玄應慧琳二家所作一切經音義。慧苑所作華嚴經音義。徵
引小學書多至數十種。是當時沙門。皆能博覽泛取。而文人之從事潤色者。復知遵修舊文。而不穿鑿。故
微旨奧誼。咸得宣昭。此可證欲事諸譯。非通文字學。則不能恣意融會。凡茲所舉。聲聲數事。文字之重。可
見一斑。許君曰。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
至噴而不可亂也。洵知言哉。

一論歷代文字學之盛衰

古者設教皆重小學。周疏郁郁。節目更備。及夫政衰文弊。官師失守。匪惟禮樂遠度。文字亦且異形。秦有李斯趙高胡毋敬。作蒼頡。差歷博學等篇。自詡同文。然天下方學法令。以吏為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託。自童幼鄙之。以為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人趨簡便。莫之能易也。漢興。尉律著法。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說文序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而閭里書師復合秦時三篇為一。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宣帝時。又徵齊人能正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平帝時。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說文字。未央庭中。楊雄采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凡八十九章。諸家所作。大抵詞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為句。取便幼童循誦。尚粗存周代小學之遺制。中經新莽居攝。願改定古文。逮於東京。小學不修。人用其私。文字又寢不正。故光武時。馬援嘗上書請正之。東觀漢記。援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轡。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為晚古文字者。事及和帝時。中命賈逵修理舊文。于是許慎乃作說文解字。合以古籀。博采通人。分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別部居不相雜廁。故顧炎武曰：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孫星衍曰：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惟其書雖經表上，當時未見頒行，故魏晉之間，惟有急就篇頌為學童所習。晉呂忱嘗依託說文作字林，多所補益，亦私家之書耳。南北朝時，競尚浮辭，不務擇本，顏之推家訓謂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頌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支葉。小學乃其宗系也。觀此可知其概。唐制國子博士掌教國子，五分其經以為之業，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書學博士掌教士庶人之子，以石經說文。字林為顯業，餘字書亦兼習之。而禮部吏部掌天下貢舉之職，凡舉試之制，其科有六，五曰書。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是猶漢初之律。故張參謂亦古之小學也。自宋以還，又復不講。洪邁謂當時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遑論學童。王應麟亦謂昔以字為童蒙之學，今有皓首未覲者。俗書溢於簡牘，俗音流于諷誦，襲浮踵陋，視名物數度若弁髦，而大學之基不立。加以安石字說不本說文，穿鑿傳會，貽誤尤鉅。又淳熙以後，更以弟子職少儀等凡言小學儀節如灑掃應對進退之類為小學。朱熹別撰書一篇，頒諸學官。元明遵而弗改，于是士子并有不知文字學為小學者。

功名之流習四子書粗通一經便足應舉故蘇伯衡曰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己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媿妍班楊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楊慎亦曰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剽程朱之滴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宮牆哉觀蘇楊之論則元明文字之荒廢甚矣勝清中葉通儒輩出窮經考古從事鉤稽文字之學可謂中興惟自命為文學家者則仍忽視即有略窺說文微明故訓者亦僅知漁獵以供修詞之用終不能冰釋理解也馴至今日莘莘學子百科雜習入大學而不通小學者比比皆然是以讀則謬音解則乖義書則謬形陳陳相因積非勝是偶見不謬不乖不謬者反以為異其好奇者震於遠西諸國文語無殊且欲改我華風同之彼土或則謂舊文艱深不利施教乃採俗字號曰簡體將鑄模型以頒小學許君有言觀其所習蔽所稀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吾讀是重有感矣世有知德君子苟欲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繇雅訓之將絕昭夏聲於不墜其必自修明文字學始

一論治文字學之先後

文字既括形音義三者而為學。是則董治之法。固宜兼綜。尤貴循序。何先何後。其說遂殊。主由義而入者。以為有情志而後有聲音。有聲音而後有語言。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故文字實代語言而起。語言乃馮聲音而生。聲音又緣情志而發。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所謂情志意即義也。言即音也。文與書即形也。惟有義乃有音。惟有音乃有形。蓋上古人民。未具分辨事物之能。故觀察事物。多以義象相別。不以質體為區。及事物日繁。始增益其形。以為界。如日訓為實。必先有實字之義。因日形圓實。遂以實字訓之。月訓為缺。必先有缺字之義。因月形半缺。遂以缺字訓之。推之先有上下之義。而後有天地之字。以天體為在上。因以上字訓天。以地體為在下。因以下字訓地。故說文每解一字。必先說其義。次說其形。誠以造字之源。義先而形後也。主由音而入者。以為義固在音之先。然非音則義無由見。故古人於天地萬物。皆先有以名之。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以口自名。蓋名者即以聲音為事物之識別也。大戴記曰。發志為言。發言為名。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荀子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是則音者乃義之所以依。而形之所以附也。故造字之初。大都先有右旁之聲。後有左旁之形。而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任舉一字。聞其聲即可知其義。又彼字右旁之聲。同於此字右旁之聲者。其

義亦必相同。如命字有分析條理之義。最初止有命字。就言語而言。則加言而作論。就人事而言。則加人而作倫。就絲而言。則加糸而作綸。就水而言。則加水而作淪。是論倫綸淪等字。皆由後起。然以同从命聲。其義亦不相遠。且不必右旁所从之聲同。而後義同也。即別一同聲之字。亦可用為同義。如門字訓聞。謂外可聞於內。內可聞於外。有閒可入也。引申之。則凡事物有閒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如勉每疊龜敏孟沒懋勗莫卯等字是也。故王引之曰。古字通用。存乎聲音。錢塘曰。文字惟宜以聲為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於其旁。以識其為某事某物而已。固不當以之為主也。主由形而入者。以為義虛而形實。聲自呼也。可治以耳而不可治以目。傳曰。物生而有象。斯形為最可據。故八卦為文字之權輿。而畫卦者必仰觀天象。俯察地濶。八卦進而為書契。而作書者因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初必依類象形。蓋無形則文不立。有實形者無論矣。即無實形可狀者。亦必以虛形擬之。班固於形事聲意四者皆謂之象。殆即此意。故鄭樵曰。六書也者。象形為本。段玉裁曰。聖人造字。實自象形始。陳澧曰。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乎異地。留於異時。于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迹也。劉師培曰。韓非子謂人希見生象。而案其圖以想其生。故凡人之所意想者。皆謂之象。蓋形者有實狀。可指者。

也。象者無實狀可指而以虛形擬之者也。綜上觀之。則形音義三者。任從其一而入。皆無不可。蓋就文字之構造言。必先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就文字之成立言。則音屬於形。義屬於音。相藉相關。循環求之。而推衍於不盡。惟在學者之自為貫通耳。

一論治文字學之涂徑

擇究文字學。亦不外乎三宗。言字形者。以許慎說文解字為宗。說文為篇十五。為部五百四十。為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為解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惟訓詁簡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訛異。唐大曆中。李陽冰刊定說文。修正筆法。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為說文注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為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題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訛變者。則辨於注中。具有義理。非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音切則一以孫愐唐韻為定。以篇帙錄重。每卷各分上下。今所行者。為毛晉刊本。即世所稱大徐本也。錢大昕曰。說文一書。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于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古人四聲相轉之法。古音相通之例。鉉弟錡又撰說文繫傳八篇。徐亦未之知。其他增入會意之訓。大半穿鑿附會。王荊公字說。蓋濫觴于此。

首通釋三十卷。以許氏十五篇篇析為二。凡錯所發明及徵引經傳者。悉加按曰以為別。繼以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總名繫傳者。蓋尊許氏為經。而自比于丘明之為春秋作傳也。祛妄斥李陽冰臆說。疑義舉說文偏旁所有而闕其字及篆體等畫相承小異者。部敘擬易序卦傳。以明說文各部先後之次。類聚則舉字之相比為義者。如一二三四之類。錯綜則旁推六書之旨。通諸人事。以盡其意。終以系述。則猶史記之自敘也。其書在宋時已殘闕不完。國學紀聞呂祖謙曰。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相傳僅有鈔本。脫誤特甚。多取鉉書竄入。實則錯書成於鉉書前。故鉉多引其說。惟音切則朱翱所為。與鉉書不同。今所行者。出於宋蘇頌所傳。又經張次立更定。即世所稱小徐本也。說文原本既不可見。故治說文者。皆宗二徐。而大徐毛刻小徐張定。亦非真面目矣。段玉裁曰。毛氏刊本校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開用他書。大小徐二本。字句駁異。當亟存以俟定論。況今世所存小徐本。乃宋張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面目。小徐真面目。僅見于黃氏公紹韻會舉要中。而斧李據次立剗改。又識見駕下。凡小徐佳處。遠勝大徐者。少所采摭。而不必從者。乃多從之。今坊肆所行。即第五清儒段玉裁作說文注。凡大小二徐本之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又為六次校改本也。

書音韻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凡說文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述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說文之說正義借義。知其曲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故王念孫謂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盧文弨謂自有說文以來。未

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為叔重之功。臣抑亦可砭諸家之失。可解後學之疑。真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具
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是則學者欲從事說文。宜莫先於段注。次於段注者。有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
稱其書徵引雖富。脈絡貫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正之。凡所稱引。皆有次
弟。取足達許說而止。故專臚古籍。不下己意也。張之洞曰。段氏之書。聲義兼明。而尤邃於聲。桂氏之書。聲
亦並及。而尤博於義。段氏鉤索比傳。自以為能冥合許君之憤。勇於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初
義為多。桂氏敷佐許說。發揮旁通。令學者引中貫注。自得其義之所歸。故段書約而猝難通闢。桂書繁而
尋省易了。夫語其得於心。則段勝矣。語其便於人。則段未之先也。觀此則知桂氏書亦不可緩矣。其他有
錢大昭之說文統釋。為例有十一。曰疏證。以佐古義。二曰音切。以復古音。三曰考異。以復古本。四曰辨俗
以證謠字。五曰通義。以明互借。六曰從母。以明孳乳。七曰別體。以廣異義。八曰正謠。以訂刊誤。九曰崇古
以知古字。十曰補字。以免漏落。有嚴可均之說文校議。凡三千四百四十條。專正大徐之誤。有王筠之說
文釋例。自序謂六書以指事象形為首。而文字之樞機。即在乎此。其字之自事而作者。即據事以審字。勿
由字以生事。其字之為物而作者。即據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它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它物
以為此物之形。而後可與蒼頡籀斯相質於一堂也。筠又會萃羣說而折衷之。為說文句讀。所以便初學